

假如夏吾跟了张大千

王文沪

1988年夏,我和一位记者去黄南州采访夏吾才让。大师家住同仁县吾屯上庄。那是一个宁静疏朗的山村,村里不少农家都有绘制唐卡的人。

夏吾才让那时刚刚获得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他是青海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人。但从他脸上看不出有一丝荣誉感。言谈之间,除了农村人固有的诚朴,还透出些佛家弟子的恬淡和超脱(尽管我不能确定文革之后他是否重新接续了他的信仰)。

大师那时年近七旬,瘦削,清癯。眼睛不大,但有神采。他不懂汉语(这让我们有点意外),也不太爱说话。我们之间的交流是靠陪同前去的黄南州文化局干部杨秀(名字我已记不准了)做的翻译。

我们在主人引领下参观了他绘制的几幅唐卡。虽然我对唐卡艺术素无研究,但面对那一幅幅工艺精品,我们立时被倾倒。这些用迷人的线条勾勒的佛像、云朵、莲花、殿脊瓦楞、袍裳褶皱,绚丽如梦幻,细微到毫发,让人叹为观止。

我们想了解夏吾的从业生涯。遗憾的是,由于语言障碍,他说得很简略,而且几乎听不到细节。或许是他自己把它们丢失了。一个生命对于生活的独一无二的体验,以及在艺术天地里刻骨铭心的感悟都无从窥探。我们无法深入到他的内心。他为什么不学汉语呢?农业区的藏族学汉语,乃是笼中捉鸡一般的事情啊。

对于他的一些经历,我们仅仅知道了梗概。18岁时他遇到了中国画大师张大千。他那时是塔尔寺的一名普通画工。张大千来青海是为了一个筹谋已久的宏大计划——去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他从四川来青时带着家眷,准备在敦煌稳稳当当地住下来,不慌不忙地实施他的计划。但这个计划他难以独自完成,敦煌壁画浩瀚璀璨,靠他一双眼睛两只手远远对付不了。他需要帮手。对此他早有主意。四十出头的张大千,不仅早已成名,而且久闯江湖,老于社交。他先是拜见和游说塔尔寺的寺主,征得同意后,挑选了二十几名画工给他做帮手,其中就有夏吾才让。考虑到迢迢旅途的安全,他又说动了青

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最终,马步芳派出一个排的兵力,护送张大千他们到敦煌(他简直就是个社会活动家)。

莫高窟的凋敝让张大千吃惊。由于国民政府财力捉襟见肘,又兼连年战争,莫高窟连起码的值守经费都难以保证。年复一年,风推沙拥,都快把一个个洞口埋住了。夏吾才让他们到达后的头一个任务就是挖沙清理洞口。

他们在敦煌一住就是两年多。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工作:借着烛光,伏在画板上临摹壁画。一般情况下,由张大千构图,画工们调制颜料,为画图着色。张大千为什么专门来青海找人,而不是直接从四川带上技艺娴熟的帮手,这下清楚了。作为国画大师,虽然对于色彩的掌握早已炉火纯青,尚不掌握天然颜料的特点和用色技巧,并且,敦煌壁画极为强烈的色彩搭配与他过去平淡简约的画风也大不相同。面对佛教壁画艺术这一课,他还得从头修起。他找的这些画工,是帮手,也是师傅,他实在是找对人。

我后来看到一些介绍夏吾才让的资料,都说“早年师从张大千……两年后师满……”云云,似乎是夏吾得了张氏真传。我认为这是臆断之言,所凭乏据。他们之间并没有正式的师徒关系,充其量是夏吾受了张氏的一些艺术熏陶而已,主要还是雇主与雇工的关系。可以肯定的是,敦煌两年,张氏所学到的,肯定比夏吾所学到的更多。这从他们各自后来的艺术发展实践就可以看出。张大千自敦煌回到四川后,画风大变。莫高窟的壁画给了他深刻的艺术启迪,此后他的画作一改往日的纤细阴柔之态,气势恢弘,色彩极度绚丽,线条柔中带刚,尽展盛唐遗风。除此以外,他也从夏吾那里学到了天然颜料的独特用色知识。可以说,敦煌两年,张大千是最大的艺术获利者。这“利”也包括他最后带走的那二百七十多幅临摹作品。而夏吾才让呢,收获也不小,敦煌的两年临摹实践,对他来说,无异于一场旷日持久的高级研修。内心的艺术感受必然大异畴昔,他日后绘画技艺的精进,毫无疑问也包含着敦煌的艺术营养。只不过面对我们的问

问,他是“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讷讷数语而已,无力做出归纳。

但有一个关键问题:夏吾才让从张大千那里学到了什么?他后来画的唐卡作品中,借鉴了张氏的哪些技法?对此提问,夏吾才让依然语焉不详。这固然由于语言表达的困难,但也说明了一个清楚不过的事实:张大千带他们来敦煌,并不是来给他们教授中国画的。不仅如此,艺术切磋的基础也不存在。一方是博学多才、蜚声海内外的艺术大家,一方是技能熟练而没有多少文化的年轻匠人,素养相去甚远,难以论道。

所以说,张大千与夏吾才让到底有无师承关系,这是明摆着的事情。

需要说的是,在敦煌期间,张大千从众多的画工中发现了夏吾才让出色的天赋,有了收他为徒弟的想法,曾不止一次地动员他:“夏吾,等把这里的活弄完,跟着我走吧,去四川学画画。要不要得?”

夏吾的机会来了。须知,当时江南画界有多少青年才俊欲拜张氏门墙而不得。现在,登天的梯子就在眼前,何不就此攀援而上,去叩响国画艺术的壮丽宫阙?

然而夏吾和机缘失之交臂。他犹犹豫豫地回绝了张大千。我们问起原因,他含糊地说不想离开家乡。这让我们深深地为他惋惜,尽管此事与我们的采访主旨无关。惋惜归惋惜,理解归理解。妨碍他做出决断的,就是青海人固有的地域文化心理:保守和谨慎。和偏远地区的普通农村人一样,夏吾对于出去闯荡世界心里没谱,缺乏勇气。

此后我经常设想,假如当年夏吾毅然决然跟了张大千,那会怎么样?

一种可能是,他会得到张氏亲炙,很快进入一条旁人也许要摸索多年才能找到的正确路径,迈进中国画的门槛,惊叹其堂奥之深。他会跳出佛教壁画艺术的拘囿,一头扑进中国画无比广阔的天地,从张氏那里全面地学到花鸟、人物、山水等不同题材的画法,掌握工笔、写意、重彩和泼彩等技法神韵。以他的颖悟和勤奋,技艺突飞猛进,多少年后,他应该和张大千一样,属于艺术领

域中的神仙般人物了。

但事情也许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从匠人到艺术家,有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那就是综合文化素养。中国画讲究诗书画一体,其实是强调画家首先必须是文人。全面修养的建立,才有发展的可能。夏吾才让没念过书,这就决定了他在文化素养方面先天严重不足。除非他用上十几年工夫,“恶补”汉文化课。且不论有无此可能性,即使有了,如没有创新能力,也未必成为第二个张大千。更大的可能是,他最终成为一个功底扎实但缺乏创造力的画家。因为,广义地看,绘画艺术与一般的工艺美术不同,前者重创造,后者重传承。创造能力强的古今名家,多为狂放不羁,善于奇思妙想之人,这近乎“气质决定论”。夏吾的气质显然不属于这种类型。艺术家的技能可以在后天磨练,但艺术气质多半是从娘胎里带来,而不是从老师那里得来。虽说每一代国画大师都在以古人为师,但绝不是对前人的重复。他们信奉的是“师古而不泥古”,是“学我者活,似我者死”。他们终生追求的是自成一格:我不想像你,你也别想像我。所以,不仅张大千没有传承人,齐白石、徐悲鸿也没有。再往前,郑板桥、王冕、徐渭、石涛、八大山人、赵孟坚、韩滉、顾恺之……也都没有传承人。

工艺美术就不同了,它讲究的是规范和传承,忌讳的是随意突破和改造。所谓推陈出新,也只是雷池之内的动作,总不会越界。当然,继承规范以及有限度地改进规范也不是一件容易之事。能够把规范演绎到极致的人,也是高手。夏吾才让苦心磨炼,在线条勾勒、结构比例、色彩调配、人物造型等方面将他平生所学融会贯通,把热贡唐卡艺术的绘制水平推到了新高度,已属难能可贵。

所以,假如夏吾当年跟了张大千,青海此后将少了一位顶尖级的工艺美术大师,而中国画坛未必多出一个重量级的画家。年少的夏吾才让老实、保守,没有跟着张大千负笈远行,选择留在家乡,也许是对的。

人世间能人真不少,但深知并能把握好自己的并不多。把握好的,就是成功者。

海滨书简

聂文虎

带着一路风尘,向你走来,接近另一种纬度,放慢一路抒情的速度。

海拔3500米的高度,极地之处的北纬与东经,伴着呼吸,在我的词语里任意起伏,飞鸟倒映在镜中,朵朵白云仅仅是为了梳妆而来,却又为那份情天匆匆牵引而去。

高原的任何季节,总是花事繁茂。我用青昧的目光,解读饱满的大地,充满激情的雪色曼舞,荡起岁月的浪潮,掠过一片片花朵,飞扬雪域的光芒。

一座海滨花园,在高原的掌心弥漫成浩荡柔情!

总是期待,有豪情的江舟渡我到达彼岸,在另一种丰饶的纯粹里拨亮暗夜。隐忍的光芒在腐泥和衰草的气息中,纷纷褪去光鲜的睡袍,绽放楚楚动人的意境,以边塞词赋的盎然和风范,验证德莫克里特的哲学。落英已经缤纷,内心溢满清辉。我依旧立身红尘门外,收藏时间与历史的耳语,收藏生命里所有过往最生动的韵脚与意象。

一滴水,一世界,一江水,一乾坤。
滴水成海,滴水藏海。
一个人内心的一片波澜,足以浩瀚成一片汪洋。

雪莲花开,谁在捻动又甜又涩的念珠与鹰翅般速闪的往事?

我临湖,但我不是大师!我是钟情雪域的歌手,我是语言的针尖,遗落在幽居者的花园。森渺世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定格。

行走海滨,纯净的骨质归附心灵的海,灵魂的吃语随山脊游走,丢掉现实的幻想,寻找孤傲与生活,每一次有角度的寻觅,揭示生命的尊严与庄重。

“家常”男人更可爱

王华

正是周末的中午,男人风风火火地从外面回来,一进门就问:“还来得及吧?”孩子周末要去上钢琴课,男人加班才回来,之前说好了要和女人一起送孩子。

女人看见男人手里提着一袋子菜,就问:“又上早市了?”

男人说:“可不是嘛,你明天又没有时间。”

女人的心里不觉暖了一下。这样的男人,总是在细微之处让你觉得感动。

十来年了,生活平淡如水,男人从一个企业的小职工成了现在的老职工,上班本本分分,工作极少出差错,多年来在一个岗位上至今,没有任何提拔的迹象。下班老老实实,上上网,做做饭,收拾收拾家,是一个典型的“家常”男人。有时候,她会忽然觉得生活实在是无滋无味,互相面对的时候,甚至找不到什么彼此都感兴趣的话题,莫非已经到了相看两厌的境地?看来,婚姻真的不同于爱情啊。

年轻的时候,女人曾经恋过一个计算机工程师,工程师头脑聪明,编程序犹如做简单的游戏,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工程师最喜欢给她讲哲学,讲计算机上面的专业东西,深奥而乏味,这是女人后来才发现的,那个时候,女人还非常崇拜工程师。但女人最终还是离开了工程师,因为她发现,工程师除了

有个聪明的大脑和不错的外表外,对生活基本是一窍不通,不会洗衣服,不会做饭,不会逗她开心,更不用说去关心她体贴她了。有一次,她扭伤了脚,他都不知道过来扶她一下,她疼得蹲在路边快要哭出来了,可是他却埋怨她一点形象也没有了。他对于生活全部的构想犹如一个程序,就像找女朋友,打算结婚,也都是程序的一部分,而不是,他有多么爱她!而她最终也发现,那并不是她想要的爱情。

然后她就遇到了现在的男人。她记得是他的细心和家常打动了自己。他焗得一手好汤,各式各样的好汤,养颜的,瘦身的,营养的,五花八门,让她没有来由的就对他产生亲近感。虽然她承认是自己的味蕾先行投降,可是更多的是她已经深深爱上了这个平凡而普通的男人。彼时,那个工程师已经飞黄腾达,成了单位的副总。可那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呢?

尽管偶尔她会在心中很飘渺地想象一下假如自己和那个工程师结婚的样子,但她总是想象不下去,总觉得很滑稽,不是那个人不好,而是他们并不合适。这个世界上,许多事情都是讲缘分的。比如,她这样的小女人,需要的就是一个简单的“家常”男人。这样的男人,会和你一起出门,一起下班,一起看电视,一起散步,一起说些琐碎的事情,也会和你一样,心疼一些小钱但在

你或者家人需要的时候出手大方,会和你肩并肩,手牵手,走过许多个淡而无味的日子。当然,他也会在心情烦躁的时候和你吵吵架,气气你,但是,他明显又是那么地依赖你,离不开你。似乎你就是他的,而他却不一定是你的,有那么点霸道,也有那么点任性。

女人自己这么想着,禁不住笑了,也许生活本身就是这样平淡无奇呢,这样不挺好吗?拥有一个不时带有可爱、如此“家常”男人,有什么不好啊?



隆务河